



爸》定制款家居便装，自然大方，全无偶像包袱。

身处上海酒店的高层，她想起自己曾经多么想演一个上海人——王小帅拍《我11》的时候，闫妮自告奋勇想演上海人说上海话，奈何导演不让。“王小帅说，只要是外地人演上海人，都不像。所以那一次我请求失败。”到程耳导演拍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，闫妮说上海话的愿望才终于实现——她演了上海一个错综复杂大家庭里的管家：王妈。

“当时导演说学上海话，我这个人身上有种愣劲儿，我勇敢，你让我去干我就去干，也不管这个事儿成与不成啊，我就先去干，我不怕失败。”别人拍电影学方言，一般只学自己那些台词的咬字发音，但闫妮不同，她去找男人说，找女人说，到处找人练上海话。

在很多女演员都追求少女感，拒绝演妈妈角色的时候，闫妮在戏路上却变得越来越大胆。今年年初，她接受著名编剧李樯的邀请，出演《外婆

的新世界》，演奶奶辈，还一演就是俩——双胞胎孙玉兰和孙玉萍，性格反差巨大的两位老人，一个是一辈子不结婚，开中医馆，周身都是道理的大明白；一个是一辈子忍气吞声，一下子气吞山河离家出走的大迷糊。

哪里来的勇气？闫妮说：“李樯老师拿着这么好的本子来了，姚晨、梅婷、耿乐……好朋友都来助力，这种好角色我怎么可能推辞？能拿到这样的角色是演员的幸运。”的确，《外婆的新世界》由一个个单元故事组成，拍出了电影的质感。出走的外婆，遇到过通缉犯、遇到过背刺（背刺她的正是女儿邹元清饰演的杨柳）、遇到过第二春、遇到过丈夫的背叛，把一辈子没见过的“大世面”都见遍了，是难得一遇的老年题材好剧。

为了演出老年人“骨质疏松的步态”，闫妮去观察了很多生活中的老年人，她还嘱咐化妆师，不要把老妆化得太刻意，“老不老主要是看脸部结构，我们就从结构上入手去化，而不是故意加很多皱纹，

上图：
《最后的真相》。

免得观众看着出戏”。

到了《最后的真相》，闫妮又有新的挑战——金喜妹是个游走在社会边缘的性工作者，和涂们饰演的马双喜发生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，最终也因为涉嫌杀害马双喜，被送上了审判庭。她的命运走向如何，事实真相又是怎样，成为影片最大的悬念。

“这是我第一次演不那么良家的妇女吧。所谓的‘恶女’，我觉得最大的吸引力是她的悲剧色彩，她游走在社会边缘，有复杂的经历，能带给观众较大的信息量。而且这个角色是根据真实人物改编的，对我来说，很有创作的欲望。”

为了贴近人物，闫妮的“执拗”再次上线，她对服装不够满意：“那会儿是快过年了，服装的问题一直没解决。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随便穿身什么衣服都能演对角色的人，服装一定是要帮助我塑造人物形象的。我当时想的是，像金喜妹这样的工作性质，她哪怕是穿一身牛仔衣，里面隐隐约约露出的内衣也一定是要带镂空花边的，这些镂空花边能把她的一些特质凸显出来，也能让观众感受到，这样一个角色，是能让电影里的马双喜对她产生欲望的。”最终，在大部分商店都打烊的大年初一，他们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服装。

要走进“金喜妹”这样的人物内心并不容易，因为闫妮的生活中不太能接触到这样的人，和涂们也是第一次合作。但她和涂们第一次见面，“涂们老师一看见我，就亲吻了我的手。那一刻，他的表达就让我相信，我们能够演好戏里的这一对CP”。

能长红十多年，闫妮靠的，绝不是运气。■